

法兰西的特性

人与物（上）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商务印书馆

✓ F15 D

法 兰 西 的 特 性

人 与 物 (上)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顾 良 张泽乾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 上/(法)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泽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ISBN 7-100-01780-7

I. 法… I. ①布… ②顾… ③张… II. ①法国-民族-研究②法兰西人-研究 IV. K56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7269 号

FĀLÁN XĪ DE TÈ XÌNG

法 兰 西 的 特 性

人 与 物 (上)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顾 良 张 泽 乾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振兴华联营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780-7/K·417

1995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170 千

印张 10 000 册

印张 7 1/4

定价 11.00 元

Fernand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Les Hommes et les Choses

Flammarion, 1990

据法国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 1990 年版翻译

本书由法国文化部赞助出版

目 录

第二编引言	1
-------------	---

第一部分 人口数量及其长周期波动

第一章 从史前时期到公元1000年期间的人口	5
一、史前时期的人口状况	7
漫长的时间长河	9
人体残骸和工具	13
从石器时代到农耕时代的大转变	20
异质性和多样性	22
金属时代	29
凯尔特人或高卢人：他们的历史和文明	37
以多胜少	49
二、从独立时期的高卢到加洛林时期的高卢	55
罗马人征服高卢之探讨	56
康茂德统治年间罗马化高卢达到鼎盛	65
罗马统治下的高卢面对内乱和蛮族入侵	70
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	71
不可忘记蛮族入侵	77
罗马经济世界	81
墨洛温王朝时期的高卢	86
是否存在过加洛林帝国？	94
欧洲的诞生，封建制的诞生和确立	97
最后的蛮族入侵	99

经济和人口·····	101
周期出现转折·····	107
第二章 公元10世纪至今的人口 ·····	109
一、臻于完美的跨世纪周期：近代法国和近代	
欧洲的初期(950—1450年)·····	111
10世纪或罗马帝国的末日·····	111
欧洲的起步·····	116
法国的机遇：香巴尼和布里的交易会·····	127
地理扩张，十字军东征·····	131
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1350—1450年)·····	132
黑死病和百年战争·····	135
再谈经济世界·····	139
欧洲以及法国的命运·····	143
二、1450至1950年：一条异乎寻常的上升曲线 ·····	145
首尾相接的几个阶段·····	148
1850年前的人口演变过程究竟有一种或几种可能	
的解释?·····	156
三、最后的问题：医学的胜利，节制生育和	
外国移民·····	159
医疗和公共卫生·····	161
节制生育·····	165
教会的态度·····	172
法国的特殊国情·····	175
外国移民：一个新出现的问题·····	179
一个经济问题·····	182
种族主义问题·····	184
一个文化问题·····	188
注释 ·····	197

图 表 目 录

距今1万至1.5万年前猛犸的分布地点	12
距今1万至1.5万年前工具的不断改进	14
尼安德特人遗迹的地理分布(距今3.5万至7.5万年)	16
距今1万至1.5万年前描绘动物形象的岩洞壁画艺术	19
公元前第六至第五千纪法国最早的农民群落	22
欧洲的黄沙土和冲积土地区	24
公元前第五至第三千纪法国石室墓冢的地理分布	26
公元前第六至第四千纪法国新石器时代初期的主要遗址	27
公元前第四至第三千纪的遗址	28
法国青铜时代的遗址	32
铁器时代早期的遗址(公元前700—500年)	35
公元前二世纪的克尔特高卢	39
公元前五至三世纪克尔特人的征服活动	40
罗马征服前的高卢	48
新石器时代和今天卢万河盆地的居民点分布	49和50
恺撒征服高卢(公元前58—52年)	57
里昂的罗马引水渡槽	66
罗马化高卢的公路网	68
罗马化高卢的城市网	69
三世纪时的入侵	72
罗马经济世界	82
法兰克人的扩张	88
达戈贝尔特统治下的高卢	90
加洛林帝国	96
卡佩王朝时期的法国	115
安德尔河流域的老磨坊	126
与香巴尼交易会有关的城市(12至13世纪)	128

哥特式建筑的地区分布图.....	130
黑死病的蔓延(1347—1351年).....	137
1500年的欧洲经济世界.....	142

第二编引言

困难是要找到与现实有关的假设。

琼·鲁宾逊¹

在上面几章里，我把法国的历史放回到了异常广阔、反差强烈而又几个法兰西并存的地域之中。现在，我们再在历史变革的基本框架中进行考察。从这个视野看，可以说存在着一连串既相似又不同的法兰西：它们有时狭小，有时辽阔；有时统一，有时分裂；有时鸿运高照，有时饱经忧患；有时发展顺利，有时处于逆境。这一系列的现实和变化，或不如说这一系列的“整体周期”，我想把它们当作不同的方位标，为人们提供可能的解释。这些周期犹如大海的潮汛起伏，不断冲击着我国历史的各大活动领域。

我原先曾打算把这一编称为《法国历史的长周期》。后来，我担心这个标题会造成某些含义不清，因为通常只有经济学家才使用“周期”这个词。在经济学的术语里，周期包含着历史的两个侧面，即在一个制高点的两侧各有一条斜边。上升的一边是高涨，下降的一边是衰退。制高点也就是它们的分水岭。上升部分从低点达到高点，下降部分则从高点回落到另一个低点。我所想考察的正是这种跌宕起伏的波动周期，但这里的周期之长肯定为经济学家乃至历史学家感到陌生。我真诚地相信，历史学需要有周期的概念，需要有由此产生的带点风险的总体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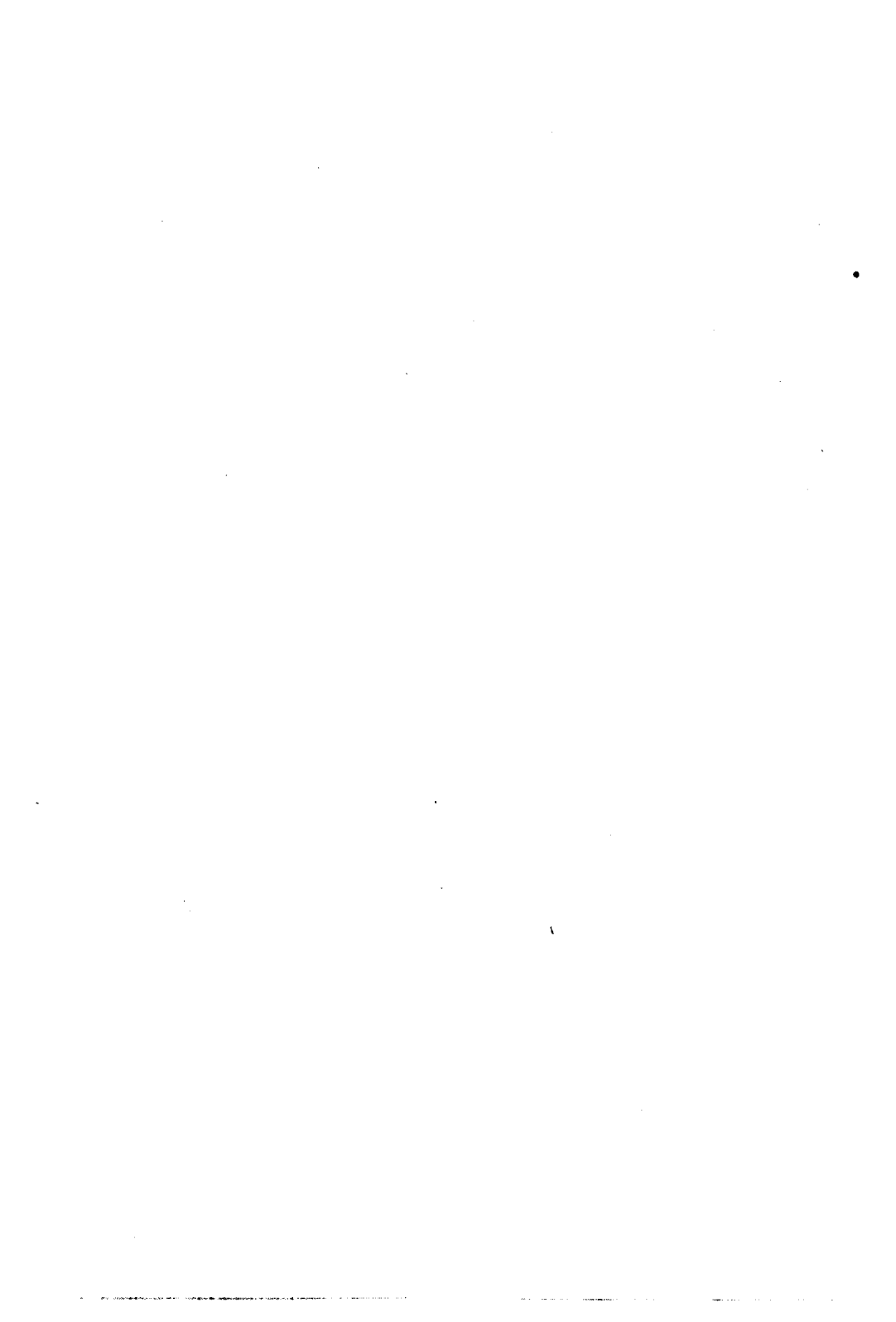
我们应该明白：这些跨度长达几个世纪的长周期并不单纯起

源于经济学。它们不尽符合把经济当作人类生活的原因和主要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这里的长周期中，原因和结果不但始终交织在一起，而且它们还通过反馈系统彼此交替，时而变成原因，时而变成动力或结果。持续的衰退，长达几百年之久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短时段内无法复原的经济萧条，这一切显然都意味着多种因素的犬牙交错，其中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技术乃至战争，等等。或者整体出了毛病，坏事便接踵而至；或者整体恢复良好状态，一切就持续高涨。总之，衰退或普遍复苏都是显而易见的现象，只不过它们的真实原因几乎不可能被确定罢了。

读者如果对经济学家目前使用的术语有所了解，哪怕是每天读报得知这个概念，我相信他们就会接受我赋予“周期”这个词的特定的广义。历史学家或许会对此有所保留，我们的确习惯于按照历史分期的顺序考察每个历史时期的法国：有的专攻史前史，有的研究独立的高卢时代或罗马统治下的高卢时代的古代史，还有中世纪史的专家，近代史的专家，如此等等。这些当然都是不可缺少的。但以上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国之间还有待进行比较，因此，把法国的每个历史时期都看成是个周期，也许并不过分。它们各有其产生、繁荣和衰亡的过程，它们互相衔接，从未出现断裂。

在本书第二编《人与物》中，我之所以从人口学和经济学两方面来描绘我国历史的基本框架，这是因为人口和经济是历史深层运动中最明显的和最易于把握的征兆……人口究竟有多少？物产怎样使人的生存繁衍成为可能？或者，它们又怎样迫使人向前迈进，脱离开这条或那条路线，放弃这种或那种既得阵地？安德烈·皮亚蒂埃称人口为“人力资源”，吉·波瓦²则进一步认为，人口是首要的“指示数据”，是“最少随意性的标准”。有鉴于此，本编前两章（第一章和第二章）所要探讨的乃是人口问题，即“从史前时期到公元1000年期间的法国人口数量及其长周期波动”和“公元1000年以

来的法国人口数量及其长周期演变”；第三章和第四章将着重论述经济问题，标题分别是“直至 20 世纪的农民经济——基础结构”与“直至 20 世纪的农民经济——上层建筑”。后两章将随后及时付梓。



第一部分

人口数量及其长周期波动

第一章 从史前时期到公元1000年 期间的人口

根据一项大胆的估计，自从由猿变人之后，迄今以来曾在地球上生存过的人口总数高达700亿至1 000 亿，这个猜想提出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数字。阿尔弗雷德·索维风趣地对我说：“到了‘最后的审判’的日子，还有什么地方可容这上千亿人住下？”¹按照这个数字推算，如果取个整数，迄今为止应有10亿人曾在法兰西地域上生存、劳作和活动，他们留下的遗产都已被纳入到我国巨大的民族财富之中。同今天活着的5 000多万人相比，长眠地下、已经作古的人应是他们的20多倍。不要忘记，他们仍在“活人的脚下”，比如说，香巴尼、梅多克或者勃艮第的某个葡萄园，“就是由人力开发的、经过2 000年劳动加以改造的一块土地”，或者差不多是如此²。

简而言之，数千年来，在法国这片地域上，人们辛勤劳作，兴建了大小道路、茅舍、房屋、村镇、城市，这一切都不值得大惊小怪。甚至有人大胆地说，这块地域是农民“生根立足”的地方……人口早已作为一个活跃的因素发挥作用和施加影响，促成了有史以来甚至迄今为止所取得的各项成就：拉斯科洞穴的辉煌壁画，史前期的石室墓冢和巨型石柱，罗马式艺术或哥特式艺术，无不证明了这一

事实。人口作为一切的公倍数，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对宗教的发展、国家的形成，以及对12世纪意大利城市和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都曾起过促进作用。有时候，人口因素也造成机器卡壳，使历史的车轮倒转，马尔萨斯就是这种灾难的预言者。

人口数量对人类命运具有重大的影响，这在今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1980年的世界人口已达44亿。“到2000年，人口至少将增至60亿”，人口专家指出，在21世纪，“将人口稳定在100亿至110亿之间的希望看来并不现实”。不幸的是，他们的这种推断不无根据³。12世纪时曾有“民众则国强”的说法。法国经济学家古达尔在13世纪时也曾指出：“政治界有一句公认的格言，那就是说，唯有众多的人口才能造就一个强大的国家。”他还说：“国王的真正利益何在？……王国的强大取决于臣民的多少”⁴。当然，人口太多也有害处：在当今的世界，考虑到印度或中国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限制人口增长，有谁还敢将古达尔的主张付诸实施？

往昔的情形无疑并非如此。这并不等于说，相对的人口过剩从没有造成过危害，而是饥馑和瘟疫每次都能遏制人口的增长。只是自近代以来，世界人口才持续不断地增长，至少在整体上从没有出现过停滞。

一 史前时期的人口状况

认为史前史的一切都不如文明史，这是不老实的态度，至少也是不严格按科学办事的态度。

——让·马卡尔⁵

我们不能说史前史不是历史，不能说在高卢之前不存在高卢，在法国之前不存在法国，高卢和法国的许多特征要由罗马征服前几千年的历史作出解释。尼采认为，应该想象出“人类在史前时期——迄今以来最长的时期——所做的一切”⁶。这些垒积起来的生活板块，这些漫长得不可思议的时段悄悄地、不露声色地流传到我们这一代人。因此，怎么能说在文明史与史前史之间没有延续和衔接呢？过去的历史学家往往在上古史和中古史⁷或中古史和近代史之间的分期问题上孤注一掷，不惜以自己的名声作赌注。今天的历史学家所下的赌注难道不正是如何确定史前史与文明史的分期吗？

不幸的是，史前史的诞生迄今还不到一个半世纪。1837年，布歇·德·彼尔特在索姆河流域冲积层台地中发现了被认为是人类在史前时期使用的燧石手斧及其他石器。布歇·德·彼尔特费了好大的劲终于在1860年使人们接受了他的结论。他自1847年起陆续发表的第一部考古学著作《克尔特人时期和前洪水期之古物》，正

如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一样，曾经受到人们的怀疑和嘲讽。就在1859年，一批英国学者越过英吉利海峡，对布歇·德·彼尔特的发掘成果进行了鉴定，对他的工作给予了肯定⁸。这是一件革命性创举，因为承认在被地质学家们确认为极其古老的地层中埋藏着人的陈迹，这就完全推翻了人由上帝创造的传说，在观念上产生了一场超出今天我们想象的翻天覆地的革命。直至那时，甚至某些学者也根据《圣经》的传统解释，认为人是在公元前4000年被上帝创造出来的。伊萨克·牛顿并不将自己的研究局限于数学和天文学，他曾对古埃及用象形文字记载的编年史嗤之以鼻，因为它竟狂妄地声称，埃及的法老比世界本身还古老几千年⁹。

在数十年时间里，由于布歇·德·彼尔特的努力，特别是他的同代人达尔文的努力，由于他们提出的独创性见解，人类起源的历史奇迹般地向前延伸了很长时间。早期农业、早期村庄、早期城镇的历史随之上溯到更早的年代。与我们有关的法国的历史自然也是如此。

崭新的史前史所展示的前景照例在史学界没有立刻引起轰动，这是合乎情理的事，因为这意味着从一个知识领域向另一个知识领域的过渡，历史学家对史前史表现得无动于衷，几乎显得格格不入和迷惑不解。他们只把史前史看成是一个简单的准备阶段，往往寥寥数语就一笔带过，随后又照旧讲述其历史故事，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然而，史前史在积累大量证据、提出崭新推断和众多假设的同时，又在文明史以前的许多世纪打开了一个无底深渊。请大家想一想，根据我们的测量，文明史在人类进化的全过程中不过占千分之一的时间。为了对这一演变过程有足够的了解，我们需要其他学科的协作和配合。史前史学者已学会了应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方法,其中包括孢粉学(研究古代的花粉粒)、古生物学、植物学以及不久前刚刚起步的现存原始部落研究和人种学。单凭自身的菲薄力量不能摆脱自然支配的原始人类,在几千年间曾像其他群生动物一样,只是依赖其社会联系才能维持生存。

以上科学取得的成果并不能使史前史研究的任务轻松多少,因为有关的材料还有待作出新的解释。正如科兰·伦弗鲁所指出的,不能指望邻近的学科给你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¹⁰。此外,不久前,测定历史年代的科学新方法(如碳十四测定法,钾—氩测定法,树木年轮分析法以及其他更先进的测定法)又对前两、三代杰出的史前史学家确定的历史框架和文化渊源提出了众多的和重大的质疑。因此,特别在欧洲史前史的问题上,一切都还有待重新解释。¹¹

所有这些情况都使史前史成为一门生气勃勃的、动人心弦的学科,但同时又使它成为一个正在变动中的领域。只有经过多次出现错误和纠正错误,经过反复提出暂定的假设,史前史才能向真理靠拢。正因为如此,史前史学始终处于更新的过程中。

漫长的时间长河

根本的问题,人类起源的问题,至今仍没有得出定论。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新发现层出不穷,每一次发现都对原来描绘的总体图象有所修正。

暂且从目前已知的材料出发,如果我们通过类人猿和人猿的主干考察人类这一支脉,我们可把东非南方古猿的起源(根据目前采用的有关远古人类的这种或那种定义¹²),几乎追溯到公元前500万年、1500万年或4000万年。加布里埃尔·坎普无可奈何地承认说,随着新发现的接连问世,“人类的起源正不断向更加遥远的过去推移”¹³。

然而,倘若我们仅把好奇心局限在人类的严格范围内,我们今